

析清人辑佚《傅子》的成就

陈 见 微

《傅子》，魏晋之际杰出思想家傅玄著。《傅子》问世后，当时就备受有识之士的赞赏。其中一些内容先后被收入《子钞》、《意林》，魏徵又将之汇入《群书治要》，供唐太宗治国之用。遗憾的是，这样一部有价值的书籍，在流传过程中却逐渐佚散。唐代尚是完本，北宋就已佚失大部，南宋藏书大家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则绝不见著录。可以断定，此书阙于北宋而微于南宋，历元至明，只残本相传，估计至清初，残本也已佚失。

清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《四库》馆开，一些有价值的古籍得以重见天日。“诸臣奉命于《永乐大典》之散篇零简中搜集古书，编次成帙，于是经史子集久经散湮者复得次第录存”。《傅子》也于此时被辑出。有清一代，重辑、再辑《傅子》者不下十数家，其中如何治远的《傅子后订本》、程瑶田的《修辞余钞本傅子》、杨凤苞的《傅子》辑本等，不仅书未能刊行，就是抄本也未得流传，殊为憾事。舍此不论，流传至今的辑本仍有七、八种之多，大都是光绪年间成书的。

一、现存辑本比较

现存辑本中，最早的是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《永乐大典》本

《傅子》（下简称《大典》本），《百子全书》、《增订汉魏丛书》、《子书四十八种》等收入的都是这个本子。此外，有严可均的《傅子》重订本，收入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中。钱熙祚有《指海》本《傅子》3卷，钱保塘辑入《清风室丛书》的《傅子》2卷、《附录》1卷。傅以礼在严本基础上成《傅子》5卷，刻于《傅氏家书》中。叶德辉以《大典》本及《治要》为本，又在各类书古册中广泛搜罗，成《傅子》3卷，附《订讹》1卷，俱存于《观古堂所著书》第二集。张鹏一有《傅子》辑本1卷，并在方浚师所辑基础上，作《傅子校补》1卷，存于《关陇丛书·北地傅氏遗书》中。

此外，光绪年间，王仁俊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》中辑《傅子》1卷，为零文43条。《说郛》卷六《读子随识》中，尚记有《傅子》零文1条。

如何评价一本辑佚书的质量，梁启超提出过如下标准：（1）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，数书同引，则举其最先者。能确遵此例者优，否则劣。（2）既辑一书，则必求备。所辑佚文多者优，少者劣。（3）既须求备，又须求真。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。（4）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，求还其书本来面目。杂乱排列者劣^①。将上文归纳概括，是“求备”、“求真”四字。

据此标准评价上述辑本，《大典》本的缺点是明显的，但却不可视其为劣品。必须承认，它是在《傅子》一书佚失了几百年后首次出现，公开刊行，传之于世，使后人得以窥见魏晋时人的精神风貌，为哲学史、思想史的研究，为傅玄其人的研究，也为《傅子》的重辑，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。尽管《大典》本存在不少疏漏，如搜罗未全，下的功夫不够，误将他文混入，特别是《治要》一书旅居海外，尚未传回，加之校勘欠精，使它存在比较明显的缺欠。但该书已初具规模，为后人的进一步加工奠定了基础。事实上，清代诸家重辑《傅子》时，都是在《大典》本的基石上

开始的，其首倡之功不可湮没。

各辑本相较，严、傅、叶三本当居上乘，然三本亦各有短长。严本“体例既精，搜罗又复详备”，后成书者只能与之相颉颃，而不能出其上。或在某点上予以补充纠谬，但在整体上都未能超越。傅本在严本基础上进行，文字较严本又有所增补，且校勘用书，白云“不敢因陋就简”，“凡可以资据摭者，借人阅市，均择精善之本。”如《书钞》用的是严可均校过的阳湖孙氏所藏明钞本。但他用的殿本《意林》，却远不如叶德辉所用宋本为佳，这是叶本的好处之一。叶本好处之二就是校勘在大处的精审。然而在小处却有粗疏之笔，有的地方明显不如严、傅二本精密。叶本的不足，更“有严本已辑入而叶本失采者，如《晋书·何曾传》所引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曾及荀颢是也”^②。可见三本难分轩轻，正可相互补苴。盖自《大典》本行世后，三本继踵而出，前修未密，后出转精，三本之于《大典》本可谓后来居上，而其相互之间，亦难强为伯仲。二钱本未能皆得善本校勘，文字量亦不如严、傅、叶三家辑本为多，因之辑本质量远不如三家辑本。如钱保塘所用《书钞》，是明人陈禹谟的刊本，多有删节。他因未见抄本《书钞》，故疑严氏所录《大本篇》为《礼乐篇》之异称，而遂失采是文。张鹏一辑本，文字少于三家辑本，但在《傅子校补》中却保存了一些与它本迥异的文字。以上辑本各有短长，虽终以严、傅、叶三本居上，但三本亦各有千秋。今以严本为基础，参以诸家辑本，集前人研究成果，益以个人粗浅见识，评析清人辑佚《傅子》的成就。并在此基础上成新辑本。

二、校勘精审

1. 校订文字错误

“汉武令郡国举孝廉”条。

严本作：“汉武令郡国举孝廉，宋世合素帛，乃有释亲而位。

周岁云周登之岁，祀于素帛，追之后彻，取诸此意也”条。文字明显不通，但严氏也无法，只能说：“此条多误，无从校正。”钱保塘据陈禹谟本《书钞》引作“汉武令郡国举孝廉，合素帛。”文字量显著减少。严氏用原本《书钞》，有误。保塘所用陈氏节本，文字多有删节。均不可据。

傅、叶二家得善本相较。叶德辉据《渊鉴类函》115引《唐类函》引云：“汉武令郡国举孝廉，末世合素帛，乃有释亲而恤。同岁云同登之岁，记于素帛，垂之后胤，取诸此意”。引文完整明白清晰无误，远较原本及陈本为善。傅以礼重辑时，仍采用俞安期《唐类函》所引《书钞》。新辑本经过一番比较，亦采用俞氏之文。

2. 正确判定文字归属

a. “管宁之辽东而归”条。

严本原作：“宁之归也，海中遇暴风，船皆没，惟宁乘船自若。时夜风晦暝，船人尽惑，莫之所泊。望见有火光，则趋之，得岛。一门人忿然曰：‘君责人亦大无道理，今暗如漆，何可以不把火照我，当得觅钻火具云云。’岛无居人，又无火烬。”初读此，亦觉突兀，及读傅以礼辑本《傅子序》方知端委。他说：“‘管宁之辽东而归也’一条，于‘又无火烬’下忽接‘一门人忿然曰至当得觅钻火具云云’，语气并不连接。考之《御览》亦无此32字。初疑严氏据有别本，及详细勘阅，始知‘门人云云’乃《御览》引《笑林》文。严氏所见之本当系偶缺此纸，采录时未得检视，致以下页《笑林》之文误联于此。”面对前贤之作，孙星华十分谦恭地称：“此虽据鲍刻《御览》详为改正，第严本现既传刻，尚仍沿讹，故为标识于此，非敢矫前贤之短，聊以释后人之疑。”按此误始作俑者为《大典》本，严本未加考辨，迳录入辑文之中。张鹏一作《傅子校补》时，亦未详加考证，又重复了同样的舛误，在‘趋之得岛’下加注云：“《御览》此下有‘一门人云云’等32字”。诚为蛇足。叶德辉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，他引《魏志·管宁传》注：

“宁之归也，海中遇暴风，船皆没，唯宁乘船自若。时夜风晦冥，船人尽惑，莫之所泊。望见有火光，则趋之，得岛。岛无居人，又无火烬，行人咸异焉，以为神光之佑也。”又《白帖》26引云：“管宁在辽东三十七年归，海中遇暴，船没，惟宁船自若。时夜晦冥，望见火光，趋之得岛。岛无居人，又无火烬，行者咸异。皇甫谧曰：‘积善之征也’。”又《御览》869引与傅本同。以上所引，虽文字小异，但确以有力佐证，证《大典》之讹，严氏之误。

此误虽经前人订正，但今人并不透彻了解，以致仍沿其误。近年出版的《东北古史资料汇编》一书，在引用《傅子》文时，就将此条依《大典》本原封不动照用，致使已纠正的错误仍在继续。

b. “太祖欲速征刘备，议者惧军出袁绍袭其后，进不得战，而退失所据，语在《武纪》”条。“武纪”是否《傅子》文？严氏按云：“《武纪》当是《傅子》中篇名，非裴松之语也。知者，《刘表传》注引‘傅巽弟子嘏，别有传’；《北堂书钞》76引《傅子》传云；《白孔六帖》8引傅玄《马先生传》曰，足以明之。”傅以礼亦案：“《书钞》传云，凡三见。”

此说当成立。考《史通·正史篇》云：“黄初太和，始命尚书卫觊、缪袭草创纪传，累载不成。又命侍中王诞、应璩、秘书监王沈、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、司徒右长史孙该、司隶校尉傅玄复共撰定。”可知傅玄参与《魏书》修定，其后王沈总其成，勒成《魏书》44卷。《傅子》中保存了相当一部分有关三国的内容，以曹魏为中心，涉及了大约三十余人及事，估计这应是傅玄所撰《魏书》的一部分。而《武纪》当是《傅子》所撰书中内容之一。

3. 删除误入《傅子》文

a. 严本有所谓《镜总叙篇》：“古之人目短于自见，故以镜观面；智短于自知，故以道正己。镜无见疵之罪，道无明过之恶。面无镜则无以正须眉，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。”此条是严可均从《大典本》转录而来，他未加考订，结果以讹传讹。严氏由疏忽而造

成的错误被其他诸家发现。钱熙祚在其辑本中云：“《镜总叙篇》未见他书称引，而与《韩非子·观行篇》同文。或《永乐大典》为《傅子》，然不可定矣。”他对此条有些疑问，但因下的功夫不够，找不出更多旁证，所以只能得出“不可定”的结论。但他毕竟提出了问题。

钱保塘于光绪七年（1881）辑《傅子》时，他说：“按官本（即《大典本》）有《镜总叙篇》‘古之人目短于自见’云云 53 字。今见《初学记》25《镜部叙事》中引作《韩子》，疑《大典》传抄误作《傅子》，并误篇名为《镜总叙篇》。今删。^③”保塘之论无误。他在疑似之间就将其删去，似觉证据不足。但他肯定了严本的错误。傅以礼辑本由孙星华校讎，他广征博引，谈到：“此篇与《韩非子·观行篇》同，又《初学记》25、《书钞》136、《白孔六帖》13、《太平御览》117 引作《韩子》”。在此基础上，顺理成章地得出所谓《镜总叙篇》乃是误以《韩子》为《傅子》，但令人奇怪的是，他虽是多方考证，却又将此文保留，殊属不解。

叶德辉辑《傅子》时，他“以《大典》本校《治要》，《治要》少《官人》及《镜总叙篇》。初疑明人所见之本不应多于唐宋。及读《初学记·镜部总叙》引《韩子》文，乃知《大典》误以《韩子》为《傅子》，并误以总叙为篇名。”叶本在广泛取证的基础上，断然将此条删去。

b. 《傅子·仁论篇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耻者，其至矣乎？曰：未也。夫至者，自然由人，何耻之有？赴谷必坠，失水必溺，人见之也。赴井必陷，失道必沉，人不见之也，不察之故。不闻大论，则志不宏，不听至言，则心不固。思唐虞于上世，瞻仲尼于中古，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。相伯夷于首阳，省四皓于商山，而知夫秽志者之足耻也，存张骞于西极，念苏武于朔垂，而知怀间室者之足鄙也，推斯类也，无所不至矣。德比于上，欲比于下，德比于上故知耻，欲比于下故知足。耻而知之，则圣贤其可几；知

足而已，则固陋其可安也。圣贤斯几，况其为匿乎！固陋思安，况其为侈乎！是谓有检。纯乎纯哉，其上也，其次得概而已矣，莫非概也，渐其概，苟无邪，斯可矣。君子内省其身，怒不乱德，喜不乱义也。”

这段文字，《大典》本以后诸本都注意到了。诸本中，严本最早，仅次于《大典》本。严可均在此段下有夹注云：“‘耻者’以下256字《治要》未载，与《申鉴·杂言》下全同。将恐唐以后羸人，今姑勿删。”严氏是谨慎的，他看到了问题，但又觉证据不足。所以这段文字就一直保存下来。钱熙祚则仍延袭严本。

傅以礼辑本质量是最好的，但在此条却也平平。其孙星华校语云：“《大典》载‘古之’以下至此，或曰以下256字与《申鉴·杂言》下全同。”总之，孙氏的态度是模棱两可，既看不出什么问题，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仍是无可无不可。相比之下，钱保塘就显得有决断力，但稍有疏略之嫌，而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。他说：“（此文）误以《申鉴·杂言》下篇文二百余字续之，今删。”叶德辉在处理时，就比较妥当些，他说：“《永乐大典》本从‘古之仁人’起，到‘莫不知耻’止，下接有‘或曰耻者’一段，系《申鉴》文，今删去。”同时，将这段文字附入考证，以备后人研讨。可以说，叶氏是比较果断且又很谨慎的。

4. 订正《傅子》与《物理论》、《中论》等书的混文

《物理论》，晋人杨泉著，已佚，今仅存辑本。《中论》，东汉徐幹著，亦已佚失，仅存辑本。这是清人辑佚工作的一大成就。事之缘起，始于殿本《意林》。此书为唐马总增删南朝梁庾仲容《子钞》而成。该书久无刊本，辗转传抄，多有佚脱。清乾隆年间，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久佚之《意林》亦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，是为殿本。其中辑有《傅子》与《物理论》的一部分文字。清代，殿本《意林》行世，但舛误惊人。最先发现问题的是周广业，他曾作《补注意林》5卷、《逸文》1卷。周氏作《补注意林》时，始怀疑

《傅子》、《物理论》文字互混。他的理由有二，一是《傅子》为卷富于杨氏十倍，但殿本《意林》中，《傅子》只有12条，《物理论》却有百条之多，他认为“元会（马总字）不应繁简迥异”，其中必有讹误。二是殿本《意林》中引《物理论》，文中屡称“傅子曰”，而《傅子》中却一条也没有。他认为，二书虽佚，见于他书征引尚多，在做了大量资料工作后，周氏断言，乃诸引《傅子》者往往在《物理论》，而引《物理论》者往往在《傅子》。他并以《大典》本《傅子》与《意林·傅子》相核，无一与同，而见于《物理论》者倒有20条，说明其为错误甚明。周氏虽未能将此悬案彻底解决，但他提出了问题，并指出了进一步解决的途径。

如何正确分辨二书混文，将直接影响辑本质量，《物理论》孙星衍辑本没有注意这一问题，而成为拙劣之作。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严可均校《意林》，以各书互证，知《意林》“甚羸越”，他得出与周广业同样的结论：“《意林》所载《傅子》，杨泉《物理论》也……所载《物理论》，仅前4条是《物理论》，其第5条至第97条乃《傅子》也。”他同时指出，殿本《意林》所载徐幹《中论》，亦有与《傅子》相混之文：“所载徐幹《中论》，仅前2条又半条是《中论》，其第3条下半条及第4条乃《傅子》也。所载《物理论》，第98条至末乃《中论》也。”^④严氏乃作《意林考证》1卷。其书未曾得见，但《傅子》辑本反映了他的工作。

对于严氏之说，傅以礼在大原则上是赞同的，但对某些细节则发出质疑：“兹考聚珍本《意林》载《傅子》，将《物理论》羸越其间者5条，余则《唐子》、《秦子》、《卞子》各一条。载《中论》16条，无所谓第3条下半条及第4条乃《傅子》。载《物理论》凡83条，而严氏云第5条至第97条及第98条至末之说，条数多寡大相径庭，其中必有舛误。未得严氏《意林考证》本互勘，不敢悬断。特附志于此，以待博识者正焉。”其疑问并非是否认《傅子》和《物理论》的混文，只是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同。具

体说，即严氏所见之书傅氏并未见到。其实，在他之前，钱保塘对其中一些问题已经指出：“案今本《意林》载《物理论》凡80条，此序（严序）所言98条95事，疑九为七之误，或严氏所见《意林》有多于今本者。所言《意林考证》1卷并未见也，所言《中论》麀越诸条，乃据明廖刻本言之，今官本已更正。”严氏以后诸家，都在继续周广业的工作，在各类书古册中广泛搜罗，寻找证据，考辨是非，以求解决这一问题。但由于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，见到的书籍也大致相同，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没能超出严氏的范畴。

对此作出突破性贡献的是叶德辉，他以宋本《意林》为参校本，同时参以各类书，一一加以详核，发现殿本《意林》所载《傅子》12条，全是《物理论》文，所引《物理论》，其中79条为《傅子》，存于宋本《意林》卷5《傅子》中，叶德辉并在此基础上作《订讹》1卷。有了这有力的旁证，使这桩经过90年论证的一段公案基本可以了结。但问题并未结束，今天似仍有进一步明确的需要。有的书中，或是将《傅子》文误认作《物理论》文^⑤，或是认为“原书既皆佚失，而辑本又多麀越，势难强为分别，只有认二家为一家之学……较为稳妥”^⑥，或是认为傅玄与杨泉二人不仅思想倾向一致，且有些言论同见于二书^⑦，都是对此问题的解决不甚了了。实际上，清人对此工作已是比较明确了，这是清人辑佚工作的一大成就。

5. 考订《傅子》篇目

严本有《自序》，系由《史通·内篇·序传》中辑出，其中“玄字休奕，子咸字长虞，《晋书》有传”条出《意林》，严注云：“案‘《晋书》有传’四字当是校语，误入正文。”这亦是严氏以后诸人多所争论的问题，其焦点在于《傅子》原书是否有序传自述家世，且“《晋书》有传”四字是否为《傅子》文。钱保塘在“傅氏之先出陶唐傅说之后”条下注云：“周广业《意林注》路史，

陶唐氏纪房之后，有狸氏裔子大繇，夏后氏封之傅为傅氏，注云见《傅子》，与此三句合，明是《傅子》之文。案《史通·序传篇》：‘历观扬雄以降，其自序也，始以夸尚为宗，至魏元帝、傅元、陶梅、葛洪之徒又箭于此矣’。疑此三句即其自序文也。此下原有‘元字休奕，子咸字长虞，《晋书》有传’十三字，尤不类《傅子》之言。《意林》于各书下略注人名及著者名，全书体例如是，此三句或即马氏所题也。”钱氏肯定了其书有“自序”部分，“《晋书》有传”条他认为非《傅子》之文，怀疑是马总所加之略注。

王仁俊在其辑本中曰：“周君（指周广业）曰，《晋史》十八家，晋人所撰者有王隐、虞预、谢沈等，都在渡江以后。《书钞》选注傅元、傅咸事，并引王隐书。即傅元著书，亦不应连叙其子，而自云‘《晋书》有传’，疑是后人所作《傅子》序，当在前而误入于此也。”王仁俊同意周广业的说法，并讲“古书序多在后，今辑于末。”

总之，都肯定了《傅子》应有自序，而“《晋书》有传”，不是原文，是马总注，是后人注，还是《傅子序》，现已无法弄清，但以上也足以说明问题了。

三、增补文字

《傅子》一书，据《晋书·傅玄传》载，计“百四十首数十万言”，首即篇也。而今经众人多方努力，所辑文字量也不足三万字，殊为憾事。严氏的辑录工作历时七载，他以《治要》校《大典》本，增出 2500 余字；益以《类聚》之《释法》，《书钞》之《大本》，使原书增至 26 篇。又从《三国志》裴注中写出 6300 余字；且遍搜各书所引，又增得数条。然后以《治要》顺序，《大典》篇目，重新编次，零文附后为补遗，扩为 4 卷。皆采佳槧旧钞，进行精勘细校。此后，傅以礼、钱保塘、叶德辉、张鹏一等又有补文，较

严本增出五百余字，使其辑本文字总量达二万九千余字。然与“数十万言”相较，不啻天壤。

注：

- ①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·辑佚书》。
- ②《四库提要辨证·傅子》。
- ③钱保塘辑本《傅子·附录》。
- ④《傅子·严可均序》。
- ⑤唐长孺：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320页。
- ⑥侯外庐：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三册。
- ⑦孙叔平：《中国哲学史稿·傅玄与杨泉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吉林师范学院古籍所